

[德]杰瑞·科顿 著

TERRY COTTON



殒命异乡

Der Mann aus Istanbul



群众出版社

[德]杰瑞·科顿 著

连玉泉 译

# 殒命异乡

Der Mann aus Istanbul

1516.45  
KD2.2

群众出版社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6 - 3861

Der Mann aus Istanbul

© 2005 by Bastei Verlag, Bergisch Gladbach

Mit freundlicher Genehmigung der Verlagsgruppe

Lübbe GmbH & Co. KG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殒命异乡 / (德) 科顿著; 连玉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6

书名原文: Der Mann Aus Istanbul

ISBN 978-7-5014-4257-7

I. 殒… II. ①科…②连…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3109 号

## 殒命异乡

---

著 者: [德] 杰瑞·科顿

译 者: 连玉泉

责任编辑: 连玉泉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257-7 / I · 1748

印 数: 0001—6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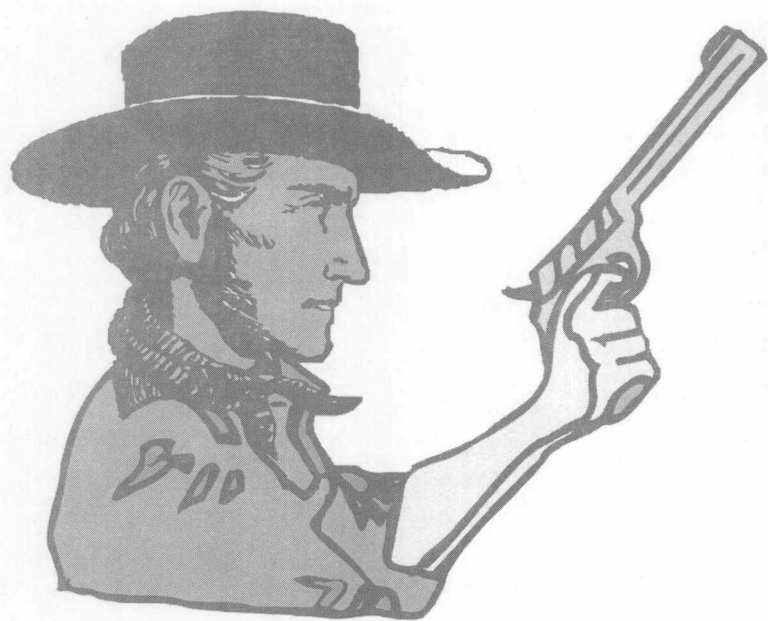
定 价: 25.00 元

---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 内 容 简 介

土耳其的黑社会老大克雷纳满心欢喜地送自己天真无邪的宝贝女儿去美国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却没想到适得其反，女儿陷进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杀人案之中而遭警方追捕。为了营救女儿，克雷纳只身前往美国，他不择手段，滥杀无辜，把整个纽约市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警方不得不采取非正常手段，彻底平息了这场黑社会的火拼，救其女儿于危难之中。



# 殒命异乡





## 第一章

这座别墅紧邻波斯普鲁斯海峡，位于一个很大的庄园之中。别墅的外墙洁白无瑕，屋顶是苔绿色的，周边是一圈很漂亮的围廊。

别墅的主人为什么要被干掉，马力克·克雷纳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他从来不关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只要有人付给他足够多的钱，他就会出色地完成委托人交办的事情，然后乔装打扮，隐姓埋名，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他是一个专家，一个可以信赖的工具，如果有人想以一种极为特别的手段解决一个棘手问题的话，就可以去找他，或者说，就可以去利用他这个工具。

很多外人并不知道他所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就连他最喜爱的漂亮的年方 20 岁的女儿茜茜也不知道他是以何种手段攫取巨额财富的。在女儿的心目中，爸爸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商家。他永远都不想让女儿知道，自己是一个职业杀手。

尽管他杀死过很多人，但由于计谋多端，手段狡猾，从未引起过警方的注意和怀疑。由于他名声在外，顾客盈门，主顾越来越多，行动范围也越来越大，早就超出了伊斯坦布尔的范畴。他的黑手伸向了安卡拉、雅典、特拉维夫、罗马、马赛、马拉加和纽约。他曾被纽约的一对金融大鳄兄弟雇凶杀人，他们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双方一直还保持着密切联系。

马力克·克雷纳此次要杀死的是国家考古委员会的负责人克玛





尔·阿拉达。据说，此人出生于一个富有家庭，办事公正不阿，并因此得罪了一些有黑社会背景的人。这些人一直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直想找机会除掉这块有损于他们既得利益的绊脚石。

马力克·克雷纳翻过院墙，尽管他身体很重，但动作却十分灵巧。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充分的调查，知道他的“牺牲品”此时正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之间的马尔马拉海上的王子岛上参加一个被媒体广为关注的会议，并且知道他回家的准确时间。他现在有充足的时间破坏别墅的报警装置然后进入别墅。

马力克·克雷纳对这种高精尖的报警装置了如指掌，对付它如同儿戏。用不了一个小时，他就能进入这座豪华别墅，如同走进自家院门一样。

他悄悄地靠近别墅，同时内心在极力排除这几天一直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头的烦恼。

茜茜自诩已经羽毛丰满，不想再整天生活在他的呵护之下，想展翅高飞，去征服整个世界。她已经制订了一项伟大的计划：独闯天下，去美国发展自己的演唱事业。她要真的远走高飞了，他看见女儿的机会就很少很少了，因此，这几天他一直感到心情十分郁闷。

上天赋予了她一副好嗓子，这一点他不得不承认，并为此而感到十分自豪。可是，非要去美国才能事业有成吗？他极力说服女儿留在自己身边，但女儿十分固执，执意要去美国。

她今年才 20 岁，就要……

马力克·克雷纳叹了口气。

“唉，杀手也会有烦恼。”他想，“几乎无人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

破坏报警装置的工具应有尽有，因此，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报警装置失灵了。

他看了一眼手上戴的那只假冒的劳力士手表。这种手表街边小贩那里就能买到，还花不了多少钱。他并不是买不起真的劳力士，而是觉得花那么大价钱就为了买一个计时的东西有些冤枉。他戴的



这块假名牌手表走时一样十分准确。

他对自己的成果十分满意，他仅用了不到四分钟时间就使那套价值不菲拥有高精尖技术的报警设备成了摆设。

“你越来越棒了，我的朋友！”他自我称赞道，“今后还会更棒。加油！”

五分钟以后，他进入了别墅。他在里边转了一圈，熟悉了里面的情况，制定了大略行动方案。

别墅里挂有很多价值不菲的挂毯，地板上铺的是手工编织的丝毯，玻璃柜上陈列着世界各国的古董……这简直就像是一个博物馆，马力克·克雷纳想。我可不喜欢在这种环境生活，太缺少生活的气息，让人感觉不舒服。

他在酒吧间看见有几瓶红酒，他拿起一瓶，打量着上面精美的标签。

“多鲁卡……”他点点头。“世界闻名的土耳其葡萄酒……”他又点了点头。“啊，真的是名贵酒……”他舔了舔嘴唇。“估计味道不错。”

但马力克·克雷纳知道孰轻孰重，没有去品尝这名贵的红酒。干活的时候需要清醒的头脑，因此，他又把酒放回了原处。

吧台上还摆有世界各地的名酒。

这一切他都无法享受了，马力克·克雷纳这样想着，走出了吧台。

他坐在吧台边，又陷入了沉思。茜茜……她妈妈在分娩的时候因大出血死亡，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十分宠爱女儿，尽量去满足她的所有要求。但是，女儿并不满足现状，她有自己的理想，想寻求更大的发展。

马力克·克雷纳实在拗不过女儿，只好给在纽约的一个朋友打电话。

“马力克，老家伙！”电话那端的人非常高兴。“你怎么样？”

“我很好。”这位杀手用英语回答说。



“那太好了，我很高兴。”

“你怎么样，肯纳？”

“我现在又好了。”肯纳·大卫说。

“什么叫现在又好了？你怎么了？”

“我前些日子得了胰腺炎。”

“没什么可怕的。死不了！”

大卫笑了。

“你盼着我死吗？我命大着呢！”

“你住院了吗？”

“住了两个星期。”大卫说，“你可好长时间没给我来电话了。”

“你也没有给我来过电话呀。彼此彼此。”

“我是一个穷光蛋，打不起国际长途电话。”

“你现在还赌钱吗？”

“乐在其中。”

“肯纳，肯纳，当心有一天赌输全部家产，不得不流浪街头。”

“别那么咒我。我这人运气好，有上天帮忙。”

“真的吗？看来你发了大财了？”

“没有。基本上收支平衡。哈哈！”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我反正是不信你的鬼话！”

“你给我打电话来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马力克，或者你就是想听一听我是否还活着？”

“我想请你帮忙，肯纳。”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我女儿茜茜要去美国，我怎么劝她都不听。”

“她多大岁数？”

“20岁。”

“她想来干什么？”

“发展自己的事业。”

“干什么？”



“歌手。”

“水平如何？”

“绝对一流。并不是因为我是她父亲才这样说。她的水平确实相当了得。她曾经在这里接受过几年的专业训练。”

“她上台表演过吗？”

“是的，曾在几家著名的场所演出过，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肯纳，我想请你在纽约帮助我照料她，帮她找一套合适的公寓，在她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的时候帮助她去解决。你愿意帮这个忙吗？”

“当然了。你尽管放心吧，我远在土耳其的朋友，我一定会悉心照料她的。”

他们俩的对话此时仍回想在马力克·克雷纳的耳边。

这时，他听见门开了，克玛尔·阿拉达回来了。

他赶紧从凳子上站起身，隐藏起来。

“幻景”是一家超豪华饭店，完全可以和拉斯维加斯的那些高楼大厦相媲美。由于毗邻肯尼迪国际机场，尽管房价不菲，出租率一直很高，常常是一房难求。

这家饭店五年前由一个叫布拉纳·斯帕诺的人出资建造，据说有黑社会人物在饭店的建造中投资，以达到洗钱的目的。是否属实，没有人知道。

我和菲尔走进这家饭店的夜总会，找了一个包厢，十分惬意地坐了下来。我们来这里完全是出于私人理由，和工作没有任何关系。

夜总会位于饭店的最顶层。向外放眼望去，整个纽约都在我们脚下，到处是灯海一片。

舞台上，一个热情四射的金发女郎身着十分性感的超短裙，正在一个五人乐队的伴奏下，演唱麦当娜的歌曲。她的演技高超，观众假如闭上眼睛，可能真会以为舞台上演唱的是麦当娜本人。

我和菲尔是受邀前来消遣。一个很有名的演员约翰·弗拉泽被怀疑杀死了与之有私人恩怨的经纪人。我和菲尔经过艰苦的调查，



终于将真凶——经纪人因其嗜毒而不愿再为其工作而惨遭他的杀害绳之以法。电视明星约翰·弗拉泽洗清了污点，执意要请我、菲尔和他一起庆祝他的重获自由。

我和菲尔欣然前往。

弗拉泽，这个重获光芒的大明星举起高脚杯。

“干杯，两位超级警探！”

“干杯！”我和菲尔与他碰了酒杯。

“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十分诚恳地说。

菲尔摆了摆手。

“别客气。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是你们还给我清白。”他动情地说，“没有你们，我还被关在阴暗窄小的笼子里，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出来工作。赫伯·哈布，我以前的那位经纪人，多次采用卑鄙手段骗取我的钱财，我早就恨不得杀死他了。可是，我是绝对干不出那种事的，我根本就下不了黑手，我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我们自始至终就认为你是无罪的，弗拉泽先生。”我说。他举起了手。

“请称呼我约翰。”

我点点头。

“约翰。”

“我现在马上就要投入到新的工作了。”他说，“又有新的节目等着我了。”

“什么？”菲尔问。

“我们准备继续拍摄《时尚绅士》。”

《时尚绅士》是这一年来很受欢迎的电视系列剧，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当初是投资商专门为约翰·弗拉泽量身订做的。

“你已有新经纪人了吗，约翰？”我问。

他摇了摇头。

“暂时还没有，我自己处理有关事务。”



“你还有时间拍电视剧吗？”

“当然有。”约翰·弗拉泽说，“基本上就绪了。”他把头转向舞台上正在唱歌的那位金发女郎。“我还想请她在《时尚绅士》里客串一个角色呢。”他用手指打了一个榫子。“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卡拉·妮娃。”菲尔说。

“啊，对，是的。”菲尔说，“据说是布拉纳·斯帕诺的女朋友。”菲尔说，“你可要当心呀！”

布拉纳·斯帕诺结识了很多黑道上的朋友，这是众人皆知的。

弗拉泽笑了笑。

“我又不想夺其所爱，只是想让她在里面唱唱歌。”

这时，卡拉·妮娃唱完了一首歌曲，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女歌手用甜美的声音说，“非常感谢。下面，我把我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献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破碎的心》，请大家欣赏。”

排箫声响起，旋律极为伤感。卡拉·妮娃闭上眼睛，随着节拍轻轻地晃动着身体。她的歌曲打动了观众，大家都听得入了神。

一个客人突然站起身。

我转过头去，十分厌烦地瞥了一眼那个人。

那个人唱得醉醺醺的，两眼发直，满脸通红，口吐白沫，身体在不停地打晃。

他想干什么？不会是想上台打扰卡拉·妮娃唱歌吧？他也可能只是想上厕所。可是，看他那摇摇晃晃的样子，我怀疑他自己是否能找到厕所。

他摇摇晃晃地从他独自一个人坐的桌边离开。我觉得他那张棱角分明的面孔有些眼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在报纸上？还是在电视上？这个醉鬼是个公众人物吗？

我突然想起来了。



哈里森·弗瑞曼！肯定是哈里森·弗瑞曼！

弗瑞曼住在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最近作为一匹黑马闯入政坛，备受媒体关注，如他自己在书中所写，品行端正，工作勤奋，友善亲和。

他在这种公众场合做出的如此荒诞举止，完全不符合他的身份。是什么使他如此失去理智？他应该十分清楚，他的任何一点儿过激言行都有损于他的形象，甚至有可能会毁灭他的政治生涯。他这样做，无异于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

他的举止越来越疯狂。他摇摇晃晃地走到舞台边，一纵身跳了上去。我有些奇怪，他在如此状态下居然还能跳上舞台。

他猛地一下把女歌手卡拉·妮娃撞到了一边。卡拉翘起了一下，差点儿掉下舞台。

她停止了唱歌，乐队也停止了伴奏。

哈里森·弗瑞曼突然掏出了一把手枪。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克玛尔·阿拉达走到他的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这幢白色豪华别墅门口，在门禁上按了几个号码，关闭了别墅的报警装置。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别墅的报警系统已经被破坏了。

他刚参加完在王子岛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他对会议的结果十分满意，在会议上，他的提案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赞同，并将很快付诸实施。

克玛尔·阿拉达想先洗个澡，冲刷一下这几天的紧张和劳累，然后处理一下堆积在桌子上的这几天的邮件。

他毫无戒备地向楼上走去……

二十分钟以后，他精神焕发地下了楼，走进了工作室，坐在办公桌前，拿起了一封信。

他拆开信封，拿出信正准备看的时候，听见一声异响。

他放下信，抬起头，侧耳细听。



刚才是什么声音？他想。

什么也听不到了，四周一片寂静。

克玛尔·阿拉达还是有些不放心的，心想：是不是有人偷偷地进来了？

他站起身，向酒吧间走去。

他惊呆了。酒吧间的门开着，桌子上放着一瓶多鲁卡，旁边是一个已经斟满酒的杯子。

怎么回事？他感到十分疑惑。

他觉得背后有人。他转过身，看见一个略微有些胖的男人，戴着太阳镜和一顶巴斯克无檐帽。

他不认识这个人，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

“你是谁？”克玛尔·阿拉达紧张地问。

对方没有回答。

“你在我家里干什么？”

马力克·克雷纳仍然没有吭声。

阿拉达指着斟满的杯子问。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请你把酒喝下去。”杀手用严厉的口气说。

“你疯了吗？”

“请吧！”马力克·克雷纳说，并且像变魔术似的手里多了一把手枪。

阿拉达吓得脸色苍白。

“谁派你来的？”

“喝下去！”马力克·克雷纳的口气不容置疑。

“为什么？”

“你的问题太多了。”

“酒里面有什么？”

“我加了些东西。”

“毒药？”





“很多东西都可以毒死人。”马力克·克雷纳说，“至于它能置人于死地还是能治愈疾病，关键取决于加入的剂量多少。”

克玛尔·阿拉达吓了一跳。

“你——你想杀死我？”

“不。有人想见你。”

“谁？”

“我不能告诉你姓名。酒里面的药将会使你失去战斗力。”

“为什么？”

“我不能让你知道我带你所去的地方。”马力克·克雷纳解释说，“你如果老老实实地照我说的去做，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你把酒喝下去之后就会睡过去，等到了我的委托人那里就会醒过来。和你交谈完之后，你还要再把麻醉药吃下去，然后被送回你这幢美丽豪华的别墅里，很快就会又清醒过来。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极为丰富的梦境。你能现在把杯子端起来把酒喝下去吗？你放心吧，这种药不会产生任何的副作用。”

“我要是不喝呢？”

马力克·克雷纳表情严肃地摇了摇头。

“假如你拒绝合作的话，那我只能干掉你了。长痛还是短痛，长眠还是暂时昏迷，何去何从，由你选择。但你必须现在就告诉我你的决定。我没有时间和你纠缠。”

阿拉达的脸上渗出了汗水，他的心跳加快，大脑也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我就这样听任摆布、任人宰割吗？他有些不甘心，但又无可奈何。

他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是谁要和我谈话？

他要和我谈什么问题？

这个家伙的委托人想强迫我干什么事情？

如果我继续拒绝的话，那我就必死无疑了。